

剧影双楫 泛舟艺海

——粤剧大师红线女在香港的日子（1946—1955）

文/毛小雨



年轻时的红线女



红线女粤剧剧照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因使用粤方言，而得名。据考证，粤剧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吸收了各种民间伎艺的养分，以唱、做、念、打手段，来表现戏剧内容。近百年来，粤剧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舞台表演的手段方面吸收电影、话剧等姊妹艺术的成分，使粤剧形成了既能保持中国优秀的演剧传统，又能自我更新的特点。

由于粤剧流行的两广地区移民海外的华

人特别多，因此有“世界上有讲粤语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之说，是中国在海外影响最大的剧种。

在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粤剧涌现出了众多艺术家，他们如一颗颗耀眼的星星，在粤剧的天地里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这其中，有一颗星最为明亮——粤剧大师红线女。红线女人生阅历丰富，在舞台与电影两个领域成就颇丰。本文主要介绍她在香港期间

(1946—1955)的剧影双栖的生活。

一、从《我为卿狂》到《一代天娇》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天后香港宣告光复,离港居民陆续迁回。各项娱乐事业开始复苏。粤剧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演艺形式和戏曲剧种,更是处于众人关注的地位。12月,马师曾和红线女率胜利剧团重回香港太平戏院演出,另外余丽珍、李海泉、新马师曾、顾天吾、冲天凤、郑孟霞等组成大光华剧团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先后在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演出《王宝钏》《穆桂英》《关公月下释貂蝉》《烟精扫长堤》等剧;谭兰卿、廖侠怀、罗品超、关海山、梁国凤等组成花锦绣剧团在中央、北河、高升、普庆等戏院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6月间歇地演出《乱世佳人》《杨贵妃》《女荆轲》《娱乐升平》《花天娇》等剧。文觉非、余丽珍等人的锦添花剧团从1945年演到1946年初才改组。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曾三多的“日月星剧团”等,新马师曾、何非凡、芳艳芬、任剑辉、白雪仙等演员受到观众关注。艺人们在舞台上直抒胸臆,把压抑的精神通过演出释放了出来。

1946年春节,马师曾率领的“胜利剧团”在佛山演出新编剧目《还我汉江山》。这是马师曾、红线女合演的第一个新编戏,编剧为杨子静。杨子静曾当过小学教师、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他教书不成,到国民党军队里做文书,后在军队剧团里尝试着写剧本。1943年,随军北上,在肇庆与马师曾结识,其文采深得到马师曾

赏识。1945年,他正式加入马师曾戏班。开始了与马、红合作的道路。《还我汉江山》讲述王莽篡汉,王莽的女儿深明大义,与忠臣义士邓禹等帮助刘秀复兴汉室。红线女饰王莽的女儿,马师曾饰邓禹。红线女这时年纪轻轻,在内地当正印花旦虽已两年多,但在粤剧活动的中心广州,以大班正印花旦的身分登台还是首次。

抗战胜利后,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社会依旧黑暗,艺人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发生《野花香》被禁演事件,马师曾带领剧团再回香港。

《野花香》描写一个道貌岸然、满口礼义廉耻的大学教授姚其琛(马师曾饰),平日治家甚严,知道儿子迷恋交际花陶醉依(红线女饰)后勃然大怒,打听到陶的住址,亲自登门问罪。当他见了陶醉依后,被陶的色相所迷,假道学、伪君子的面具一层层被剥下。最后竟至抛妻弃子,身败名裂。该戏1935年被苏怡拍成电影。广州之所以禁演《野花香》,据说当时某部门的一位官员姓姚,也当过教授,可能自己并不干净,联想丰富。其实这个戏在20世纪30年代的太平剧团已经演出,抗战前就灌录了唱片。1942年至1945年,红线女在内地也多次演出过。马师曾剧团竟然被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禁演,使马师曾彻底看清了当时政府的底色:依然故我,没有改变。只能说惹不起而躲得起,马师曾又一次带剧团离开广州长住香港。

回到香港后,马师曾、红线女演出了新编戏《我为卿狂》。该剧由唐涤生编剧,讲述邓丹云、雷子平、陈心细同时爱上歌女张杜美,而张杜美独爱叶瘦鹃。三人因此嫉妒叶瘦鹃,遂买通舞女南丝从中作梗,使张杜美

对叶瘦鹃冷落，叶失恋成狂，犯罪被捕，南丝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邓丹云等人也良心发现，向杜美表白经过。张杜美和叶瘦鹃再续前缘，重修旧好。马师曾饰演叶瘦鹃，红线女饰演张杜美。靚少凤、罗家权、何芙莲加盟演出。由于该剧剧情贴近生活，演员阵容强大，个个都有真功夫，塑造出来的人物有血有肉，演出持续一个月，轰动港岛、九龙。红线女将歌女这个人物表演得游刃有余，演技也成熟起来。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刚刚摆脱侵略苦难，南方又遭到饥荒的打击，1946、1947 的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 1750 万人。1946 年 4—7 月，饥荒遍及湖南全省。饥民们挖草根、剥树皮为食，更有甚者以“观音土”充饥。截至 8 月，湖南饥荒祸及 400 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 9 万余人。马师曾、红线女时时牵挂着祖国内地的疾苦，积极投身到赈灾义演当中去。这也成为红线女一生关心百姓安危，参加公益活动的起点，贯穿生命当中。

从 1947 年开始，红线女在艺术实践方面，开始跨界灌唱片和拍电影。由此开始了剧、影两栖的艺术生涯，直到 1955 年，她先后大约拍摄了近一百部电影。这种影视双栖的生活不仅开阔了红线女的视野，同时也提高了她的知名度，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短短时间，她在舞台剧和大银幕之间角色无缝转换，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也给她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红线女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这一年，由捷利公司灌录了《还我汉江山》和《我为卿狂》的唱片。里边的唱段《苦喉木鱼》和《饿马摇铃》，得到听众的热捧。《我为卿狂》则是红线女早期质朴唱腔的具体体现。

同年，红线女拍摄了《我为卿狂》《藕断丝连》《冤枉相思》三部电影。

1947 年 8 月 27 日，电影《藕断丝连》上映。该片由苏怡、珠玑导演。苏怡是电影界的老前辈，慈祥谦厚，人们都尊称他为“苏伯”。他根据马师曾编剧的粤剧改编。在拍片中很耐心地对红线女讲解有关电影艺术的知识，使初进电影之门的红线女很受教益。通过在镜头前的实践，使红线女从新的艺术创作中有了意外收获，她在舞台上进一步理解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与舞台的表演程式密切配合的重要性。

1947 年 9 月 10 日，电影《冤枉相思》上映，该片由陈皮、但杜宇导演。该剧是当年“觉先声”的名剧。红线女对薛觉先这位杰出的前辈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幼年时就学会了薛氏夫妇的《月帕蛾眉》一曲。此次拍摄《冤枉相思》，是红线女与薛觉先第一次合作。他们饰演一对恋人，男主人公一表人才，却懦弱贫穷，女主人公美丽善良，但无依无靠，二人因金钱受制于人，以爱情悲剧结尾。红线女认为无论戏曲艺术、电影艺术，薛觉先都是自己的老师，在拍片中处处尊重他的意见，虚心向他学习。薛觉先对红线女这个后辈也十分爱护，两人合作非常融洽，经过这次合作，红线女与薛氏夫妇交往密切，薛觉先和唐雪卿常常亲昵地用“舞台官话”叫红线女“女儿”。

1947 年 9 月 24 日，电影《我为卿狂》上映。《我为卿狂》的同名粤剧演出，从 1946 年下半年到 1947 年上半年，一共演了一百多场。老板觉得它很受观众欢迎，就把它搬上银幕，由唐涤生编剧，陈皮导演。红线女第一次拍电影，第一个镜头就顺利通过，使导演和摄影师都很满意。

在红线女回到香港的近两年时间里，她在艺术创作和个人收入方面可以说是双丰收，因此对自己的文化水平 and 艺术素养都有迫切提高的要求。她聘请家庭教师教

古典文学和英文，还向其他戏曲剧种如京剧、昆曲学习，聘请了京剧老师王福卿到家中教戏，一学就是三年，学会了全本《花田错》《穆柯寨》《虹霓关》《阴阳河》等剧目。另外，还学习普通话和美声唱法。这为她以后形成自己的唱腔风格，成为电影的高产演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影视双栖的红线女成了媒体关注的目标，1948年2月29日，红线女与马师曾的长子马鼎盛在香港养和医院出生。就连她和马师曾为儿子举办的满月宴媒体都有详尽的报道。1948年4月2日《工商晚报》讲，“粤剧名伶马师曾太太红线女月前诞生一男，昨日假塘西广州酒家举行欢宴……到的人特别多，除大部粤剧电影界及亲友外，还有中西警探多人，杯酒言欢，情形热闹。”红线女的父亲和母亲均出席宴会。据报道，红线女母亲“得意忘形，先后到各席间敬酒。”难掩兴奋之情。由此可见，在商业社会中，明星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媒体的眼睛。

这一年，马师曾、红线女与文觉非、罗艳卿等组成“东方剧社”，演出《孽海花》《风流贵妇》等剧目。

同时，红线女拍了五部电影：《刁蛮宫主》《审死官》《荆棘幽兰》及《梁山伯与祝英台》上下两部。

《荆棘幽兰》是马师曾、红线女领衔主演的伦理悲剧，首映1948年12月2日，改编和导演是莫康时。红线女在片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甘缝珠”，为爱情经历了种种坎坷，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用当时的宣传语言就是“一个镜头一叹息，一寸胶片一滴泪”。

红线女1948年为长子马鼎盛办满月酒时，到场合客人还在调侃马师曾，说下次喝这样的酒是什么时候，马师曾笑答，明年。果然，来年的3月12日，红线

女与马师曾的次子马鼎盛在香港养和医院出生。

从这一年开始，马师曾、红线女都分别受邀参加一些短期合作的剧团演出。这些剧团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期，演出前不排戏，分发一下剧本，上场前两小时说说戏路，每个演员对人物台词熟悉程度不一，合作很难默契，场上随意演出的情况比比皆是，红线女觉得很很不习惯，只好事先读熟台词，凭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设计自己的表演和唱腔。

此外，马师曾、红线女还被邀请和桂名扬、陈锦棠两位名角合作。与桂名扬合作时，演出的剧目有《冰山火线》《皇姑嫁何人》等。与陈锦棠合作的剧团名叫“锦添花”，演出的剧目有《铁汉蛮花》《新海盗名流》《有胆赵子龙》等。

红线女本年内上演的电影有：《小青吊影》《六月飞霜》《夜吊白芙蓉》《卓文君夜访相如》《拷打红娘》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香港广州之间的交往还算正常，有演出商邀请马师曾率领新组成的“红星剧团”回广州演出，主要演员除马师曾、红线女外，还有文觉非、王中王等。这是广州解放后，马师曾、红线女第一次回去演出。剧团带有《翼王石达开》《薛丁山与樊梨花》《天女散花》等剧目。

到广州后，红线女和马师曾受到了浓浓的政治氛围和新文艺工作的影响，在华南文联的帮助下，编演了现代戏《珠江泪》，该剧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珠江三角洲农民反抗地主恶霸迫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打内战的事情。马师曾参与剧本编写。10月26日，《珠江泪》正式公演。马师曾饰阿牛，红线女饰牛嫂，文觉非饰官仔贵，王中王饰阿鸡。这是广州



电影《人海万花筒》剧照

解放后，粤剧舞台上继《白毛女》后出现的第二个现代戏，剧本编写和演出都很成功，加上马师曾、红线女的号召力，演出相当轰动，也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对解放初期的粤剧改革工作，起了很好的影响。

在此期间，红线女接受媒体采访，1950年10月14日报道，红线女讲：“新中国人民自由只讲民主，连我们演戏的也有机会参加人民代表会议。”马师曾也说：“现在我们真正获得解放了，过去苛刻的不合理待遇，已不复存在了。”

10月15日，红线女和文觉非、吕玉郎、何非凡、楚岫云等粤剧名伶出席了中南影片公司举办的越剧电影《祥林嫂》的试映会，红线女等发表观后感想，认为该片从思想到艺术均有极大的意义。

1949年，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筹款购买会址，在香港的电影界和粤剧界人士合作，义务拍摄了一

部电影《人海万花筒》，把放映收入作为建立联谊会的经费。这是一部“大集会”性质的影片，由电影界、粤剧界的名演员各自拍摄一段，集体导演，8月23日上映。红线女与马师曾、薛觉先合拍的一段叫《陈圆圆之歌》，剧本是临时写的，没有在舞台演出过，戏拍得不理想。但由于薛、马两位粤剧大师，首次携手合作拍摄，再加上红线女加盟，非常吸引观众，上座率一直都很高。

短短的银幕生活，红线女对原本喜欢的电影拍摄工作产生了厌倦之心，因为一些只顾赚钱的制片人不管艺术质量，拍摄随意，制作简陋。她渴望能改变这种工作状况。

1950年12月8日，马师曾、红线女又返回广州。到穗后，即到银行提取500万人民币，送到南方日报，用马师曾、红线女的名义，捐款支援抗美援朝。马师曾对记者说：“我们应该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民的义务，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使我们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安宁，我们抗美援朝就是支援我们自己。”（《大公报》，1950年12月10日）

参加公益活动，进行义演义卖，构成随后几年红线女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她热心公益，颇具善心，另外也可看出红线女在香港粤剧界、电影界声誉日隆，这些公益活动如果她能参加将会增色不少。列举如下活动，可见一斑：

1950年7月28日，参加后备消防队筹建会所举行的足球义赛，红线女、任剑辉、白雪仙、余丽珍等作为剪彩嘉宾出席；

1951年8月26日，劳教会第一日小球义赛南北伶星剪彩。红线女、钟艳卿、余丽珍、白雪仙、任剑辉等出席；

1951年12月28日为女青年会筹款在半岛酒店义演；

1951年12月30日为华南影联筹备元旦联欢会，红线女、白燕等捐银杯作奖品；

1952年10月7日，金轮表行开业九周年庆典，红线女到场颁奖；

1952年11月3日，油麻地乒乓球义赛在修顿福利会场开赛，马师曾、红线女到场开球；

1952年11月5日，杭州绸缎公司开张，欧阳莎菲、红线女剪彩；

1952年12月20、27日，马师曾、红线女在九龙荔园和北角大世界两个游乐场举行慈善点唱，后因转播问题延后。为此于23日义演时装戏《藕断丝连》；

1953年1月2日，红线女为四海绸缎公司剪彩；

1954年1月10号，中青自力港青顺联义赛筹款救济火灾灾民，红线女出场卖篮球。其所卖篮球被人3000元购得。

1954年1月22日，救伤队慈善餐舞会，红线女献唱。

这仅仅是媒体可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红线女义

演与参加的商业活动足以证明她在香港演艺界的地位和知名度。

1951年1月5—6日，马师曾、红线女在广州参加“抗美援朝粤剧大集会议演”。义演先后在人民戏院、乐善戏院进行，共有《麦魔召见重光葵》《一网打尽》《大家一条心》《好女要回头》《杜鲁门梦会东条》《三女夸夫》《打虎不离亲兄弟》等七个剧目。

在广州期间，发生了一件对红线女的艺术发展道路举足轻重的事，一天晚上演出《天女散花》后，粤剧界前辈黄超武对红线女说：“阿女，你的声线这么好听，应该唱出自己的特点来啊！多用心思，多下功夫吧！”他嘱咐红线女要有所突破，使唱腔自成一家。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

等红线女返回香港后，应何贤的邀请，参加宝丰剧团。主要演员有红线女、陈锦棠、欧阳俭、李海泉、任剑辉、白雪仙、张醒非等。演的第一个戏是新编剧目《一代天娇》，演出前演员就拿到了剧本。完整的剧本能够在演出前几天就交到演员手上，在当时是罕见的，红线女因此有时间研究、设计剧中人物的表演和唱腔。她想起黄超武前些日子在广州说的话：“应该唱出自己的特点来。”于是红线女用心琢磨剧中的“主题曲”，从她理解的人物情感去处理这段曲的腔调和旋律。她逐句逐段与剧团的乐师反复研究，不断修改。演出后，《一代天娇》一曲，反响强烈，不久便流行于港澳和东南亚，观众开始称她的唱腔为“女腔”。风靡海内外数十年的“红腔”即始创于此。

二、红线女的电影世界

1950年代初，红线女电影拍摄产量很高，拍摄、上映的电影有：《缸瓦船打老虎》《明星梦》《粉阵迷龙》《天堂春梦》《红白杜鹃花》《张君瑞情杀贾宝玉》《五姊妹》这些电影有些是和导演、编剧秦剑合作的。在当时那种粗制滥造的风气之中，红线女遇到编导秦剑，仿似迷雾旅程中的孤舟，遇到了一位熟悉航程的旅伴。在读剧本和对台词的过程中，她下定决心摆脱粗制滥造只为赚钱的电影拍摄，全付身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中。

此时，粤语片的对象基本为草根妇孺观众，走大众娱乐路线，但多属小成本制作。1950年代粤剧和粤曲非常普及，把粤剧搬上银幕大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香港电影失去了内地庞大市场。而战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因为橡胶业而富庶起来，由于戏曲电影内容充满中国传统风味，当地华侨思乡心切，喜欢看这类电影，因此卖片市场相当不错。制片商一窝蜂地邀请伶人拍电影，“双生双旦”“三生三旦”乃至“四生四旦”越演越烈。“萝卜快了不洗泥”，一部电影因粗制滥造而被人戏称为“七日鲜”。在1952年出产的162部粤语片中，有64部为“歌唱片”，约占总产量的40%。虽然泥沙俱下，但也不乏一股清流，《五姊妹》的拍摄就比较严肃认真，红线女在这部电影中演一个朝气蓬勃，不慕虚荣，自甘清贫的小学女教师，红线女很喜欢这个人物和她的性格，秦剑是一个年轻的编导，工作认真，在拍戏前就把编好的剧本分发给演员，还征求演员的意见进行修改，拍摄时善于对演员进行启发性的引导，对镜头的运用时有新的创造。

在和其他电影人的合作过程中，当红线女听说一个新的电影公司要成立以对抗浅薄的制片之风时，红线女心向往之。这个公司就是中联影业公司，全名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联，于1952年11月成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电影工作者，组织可以自己主导艺术追求的电影制作公司。他们以拍摄反映社会现实、维护艺术尊严的影片为导向，以提高粤语片水准为己任，抵制当时质量低劣的粤语片，被称为“香港电影光荣旗帜”。

红线女、马师曾希望拍摄有意义的优秀电影，不计薪酬，先后加入“中联”，引起八和同业反对，当时刚上任的八和会馆主席是新马师曾。部分班政家及伶人因为“中联”标榜反对“歌唱片”成为粤剧界的公敌，马、红二人加入“中联”无疑是背叛八和，因而对二人大肆抨击。有人发动八和中人，拒绝与马、红夫妇合作演出，

企图把二人赶出舞台之外，幸得薛觉先仗义执言，从而消解了这次行动。

由于“中联”制作认真，剧本需经再三审阅，有定本才开镜拍摄，而且拍摄工序细密，故此产量不高。“中联”的开业作品是改编巴金同名小说的《家》。吴楚帆因饰演男主角觉新表现突出，被选为“1950年代中国五个最受欢迎男演员”之一。全片配乐采用包括《昭君怨》在内的广东乐曲，带动起改编文学作品的风气。后来又推出被称为《激流三部曲》的控诉腐败封建大家庭其余两部电影《春》与《秋》，其中《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一等奖。而《秋》是1954年港产电影的票房冠军，收入高达25万港元。其后推出的《危楼春晓》《大雷雨》（1954年的票房亚军，仅次于《秋》）《紫薇园的秋天》《钱》《人伦》《香港屋檐下》等俱是艺术水平很高的佳作，名留香港电影历史中。

1952年红线女上映的电影有：《鸾凤和鸣》《良宵花弄月》《从心所欲》《佳偶天成》《姊妹花》《夜桃源》《飞来艳福》《春色满华堂》《契爷艳史》《七姐会牛郎》《卖花女》《红运妈姐》《红白牡丹花》《新姑缘嫂劫》《歌女红玫瑰》《一丈红》《一对胭脂马》《歌声泪影》（上集）《歌声泪影》（下集）《玉女凡心》《璧合珠联》。

三、“真善美”的追求

舞台上的辉煌、电影上赚得盆满钵满，对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来说未必能带来多少快乐。红线女反而忧心忡忡，不愿意浪费自己的艺术生命，她希望有个剧团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艺术创作，不曲意逢迎，不随波逐流。有了这种想法，在何贤的支持下，加上红线女自有的资金，红线女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剧团。

1953年春节一过，红线女组团工作就开始了，她首



红线女饰演的《蝴蝶夫人》

先找的是马师曾、薛觉先两位大老倌，薛、马都很赞成她的想法，同意参加剧团。接着，她又邀请了欧阳俭、凤凰女、许英秀等人合作，剧团定名为“真善美”。有的人认为这不像个粤剧戏班的名字，但红线女坚持她这个剧团要演真实反映社会，反映人生，激励人们向善、向上，并且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戏，用这个名字就是旗帜鲜明地宣扬这种艺术主张。

“真善美”剧团的第一个戏是《蝴蝶夫人》，改编自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剧，由马师曾和两个同行编写剧本。红线女演蝴蝶夫人，马师曾演

负心抛弃蝴蝶夫人的美国海军中尉，薛觉先演一位同情蝴蝶夫人的日本子爵。由于戏的主角是位日本妇女。红线女对剧中人物的生活习惯、社会背景以及服饰装扮不大了解，于是决定到日本采风。

这次考察为期45天，她到了东京、大阪、神户、镰仓、宝塚、京都、奈良、富士山等地，仔细观察、了解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行动举止、谈吐礼仪等。参观了松竹等电影公司，观看他们的布景制作，与日本电影演员交朋友，还到她们家中作客，观察日本人的家庭生活。她还在日本采购了一批戏中要用的服装、道具。



红线女《昭君出塞》剧照

为了这次考察，红线女花费了几万元，但她认为只要能保证戏的质量，花钱也值得。

《蝴蝶夫人》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舞台上出现银幕并放映电影画面，“盼夫归”那段主题曲，采用欧洲歌剧原来的乐谱，由音乐家卢家炽记谱填词，红线女用戏曲的唱法演唱，伴奏也是戏曲的伴奏。舞台美术和灯光设计都凸显了鲜明的东瀛风格。马师曾改写的唱词生活气息浓郁，节奏感极强。西方歌剧完全本土化，让香港观众为之倾倒。

蝴蝶（白）：嚟啦，你请坐低先啦。

上尉（白）：夫妻上头要平等至好架。

成日咁服侍我，
搅到我过意不去添。

蝴蝶（白）：应该嘅（走马）！

斟杯咖啡跪敬君。

上尉（接）：不必咁区会跪到晕嘅。

你跪迎跪送，

整得咁区跪到晕啫。

蝴蝶（接）：人地要係要咁至合，
不能不区免得失礼人。

上尉（接）：你傻定癫。

邓你真正笨，
无味咁温沱。
我地得两个人，
又无他人，
喺闺房寻乐要甜蜜至应份。

蝴蝶（接）：你共我把快乐寻，
应要檀郎做快乐人。
你要除鞋我跪脱，
等你时时无闷困。

上尉（接）：你时时无为咁哩。

蝴蝶（接）：我愿时时侍奉你，
望君你长护阴。

上尉（接）：乜得你咁兴奋得架。

蝴蝶（接）：只愿时时服侍你，
我要你笑面吟吟。

上尉（接）：其实有的下人服侍。

蝴蝶（接）：将你服侍，
觉得开心。
毋谓再话我真正笨，
其实我好应份。

上尉（接）：你是我心爱人
在闺房闺房寻乐，
其实要烟靸。

蝴蝶（接）：我愿意充下陈，
君呀，我实在行运。

上尉（接）：娇呀我实在行运。

蝴蝶（接）：我真正係行运。

上尉（接）：我至行运。

蝴蝶（接）：感君一片浓情护爱人。

由于制作精良，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导致《蝴蝶夫人》的开支太大，虽然票房收入也不错，但入不敷出。可是红线女依然心里高兴，认为这出戏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

之后，真善美剧团又推出第二部作品《清宫恨史》，红线女在戏中饰珍妃，薛觉先饰光绪皇帝，南红饰瑾妃，马师曾饰李莲英，凤凰女饰慈禧太后，许英秀饰翁同龢，欧阳俭饰一个忠于光绪的小太监。人员搭配得当，表演配合默契，再加上薛、马两位大师的出色精彩表演，可谓珠联璧合，双峰并峙。

真善美剧团的第三部作品是《昭君出塞》。这个戏是在越南西贡堤岸的中国戏院首演的。堤岸是现今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个地区名称，位于西贡河西岸，地界范围涵盖胡志明市第五郡的西部和第六郡部分区域。此地因为是越南规模最大的华人聚居地和著名观光景点而闻名，胡志明市的数十万华人中大多都集中住在堤岸地区。剧中红线女唱的《出塞》一曲大受欢迎。使“女腔”从《一代天娇》的始创，到《昭君出塞》又达到新的高度，开始走向成熟。其中这一段脍炙人口：

我今独抱琵琶望，
尽把哀音诉，叹息别故乡。
尽把哀音诉，叹息别故乡。
唉！悲歌一曲寄声入汉邦。
话短却情长，家国最难忘悲复怆！
此身入朔方，
唉！悲声低诉汉女念汉邦。

红线女以独具韵致的声腔，唱出了王昭君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国怀乡之愁，强烈震荡着观众的心灵。透过她低回、悲戚的行腔，细腻地描绘出漫漫黄沙、遥遥故国，以及王昭君希望汉邦国家兴盛、民庶丰饶的殷切心情。

这一年红线女的电影有：《贴错门神》《慈善红伶歌唱大集会》《处处喜相逢》《玉梨魂》《客串夫人》《檀岛佳人》《慈母泪》。

真善美剧团虽然为香港粤剧贡献三部好戏，但是红线女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身心疲惫，难以以为继，在香港想在艺术的道路上心无挂碍有所追求，实在是太累了。第三届真善美剧团演出《心头一磅肉》后，她萌生退意，把精力转到电影的拍摄上。

1954年红线女上映的电影有：《双凤迎龙》《流水行云》《秋》。《秋》是红线女自己比较满意的电影。中联公司成立后，先后把巴金的《家》《春》《秋》三部小说都拍成电影，《家》和《春》的女主角由别的演员担任，红线女担任了《秋》的女主角翠环。影片的内容、表演、制作都是严肃认真的，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对当时的香港电影起到良好的影响。

此外，上映的电影还有《人隔万重山》《家家户户》《蛮女催妆嫁玉郎》。《大地》电影根据（美）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The Good Earth》长篇小说改编。

四、祖国的召唤

1955年，对红线女来说人生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路向何处走？是红线女思考的问题，是向商业化、低俗

化妥协，还是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对一个事事都靠自己打拼的艺术家来说，是不得不要直面应对的。

1954年4月15日，红线女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原名长城影业，由香港左翼阵营经营。1950年公司改名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袁仰安任总经理，香港《大公报》经理费彝民、航运业吕建康支持，司马文森为挑选剧本顾问。主要拍现实主义国语片。改组以后的“长城”，在1950年代被誉为香港国语片生产的“中流砥柱”。由李萍倩、陶秦、刘琼等组成的编导委员会，强有力地把关“长城”的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引导方向，不仅内容“最低限度要求是健康的……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而且形式也“要求有浓厚的戏剧性，有高度的表现手法”（袁仰安：《谈电影的制作》，《长城画报》，1950年第1期，第2—3页）。“长城”以及“凤凰”“新联”等电影公司的发展成立，直接源于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扶持和众多进步电影人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实践。1982年9月，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等为主合并而成的香港制片企业，是香港十大电影公司中的唯一国有企业。

两年前，长城就想跟红线女签约，但由于没有合适她演的剧本以及红线女要学习普通话而耽搁了下来。签约5天后，《我是一个女人》于4月21日在长城片场开拍，红线女在片中扮演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婚后丈夫和婆婆都不愿意让她在外边“抛头露面”，要她回家专心做个家庭妇女。有了一双儿女后，夫妻婆媳之间矛盾更多，产生种种误会，闹到要离婚。由于女记者的意志坚定，又得到儿女的支持，丈夫和婆婆只好妥协，让她回到新闻工作的岗位。

由于长城公司的内地背景，很多工作人员都曾在

上海从事电影工作，与大陆电影界有着密切的联系。红线女在长城公司拍片，经常听到一些内地的情况，能看到《人民画报》等介绍新中国情况的刊物。知道内地很重视文艺工作，戏剧、电影事业都很繁荣。

虽然红线女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但她和马师曾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1955年3月2日，红线女与马师曾在香港中环关祖尧律师事务所协议离婚。3月3日，香港《工商日报》《工商晚报》等报纸大幅报道了马师曾、红线女离婚的消息。刊出了两人于3月2日签署的离婚声明。红线女回答记者说，今后照常演戏拍片，在艺海中马、红可能继续合作。

离婚后不久，红线女与电影界当红小生黄河合拍粤语片《富贵如浮云》，该片导演是冯志刚，编剧是冯一苇。黄河推掉了与芳艳芬合作的邀约，既有从红线女当时如日中天的影响力方面考量，是否也与他刚刚离婚的红线女暗生情愫有关，现在无从考证，但之后两人的瓜葛以及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还是令人唏嘘感慨。红线女回忆：“当时黄河给我的印象，既不赌钱，也不抽烟，单身一个人租住着一个房间，生活算是简单的了，在拍戏的过程中，我和他有了感情，来往密切。”《工商晚报》报道：“在拍片工作之暇，二人谈笑甚相得，且黄河时教伊说国语。”

这一年，红线女在电影拍摄方面产量依然很高，上半年有数部作品上映，同时也有《我是一个女人》《富贵如浮云》《桃花血》《胭脂虎》这样的国语片和粤语片开拍，如果照此下去，红线女拍摄电影的数量将会相当可观。

1955年红线女拍摄的电影共12部，当年上映的有《人道》《富贵似浮云》

《两地相思》《我是一个女人》《胭脂虎》等。

然而，工作上的顺风顺水未必代表生活和精神十分愉悦，她陷入苦闷彷徨之中，由于加入长城电影公司，身边有不少和大陆有联系的人，受他们影响，她想回大陆看看。她找到了费彝民，请他帮忙安排回内地观光的事。费彝民 1952 年起任香港《大公报》社长。他还是第四、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有如此强大背景的人完全可以玉成此事。争取红线女回归，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主意在年初萌发，他指示广东省委负责文化宣传的官员王匡着手进行，随后派出五人小组赴香港联系红线女。同年九月下旬，红线女被特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红线女提出只是先回去看看是否有让她好好工作的环境，否则她还是要回香港的。费彝民完全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便替她联系、安排好了，让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的日子，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红线女就和马师曾同行，动身前往北京。

尽管这是次没有声张的行动，但香港媒体似乎了解到了马师曾、红线女的动向，9 月下旬，有媒体开始报道马师曾、红线女已经赴穗，更有跟踪的记者从澳门电话报道，将马、红经由澳门赴大陆的消息发回香港，并且派人在码头蹲守，看见一穿西装、戴眼镜男子和一穿白恤衫女子登岸，怀疑这两人就是马师曾和红线女。其实，香港媒体的嗅觉是灵敏的，马师曾、红线女赴大陆参观，就是走的澳门这条线路，并得到在澳门的中资机构的帮助。9 月 23 日，马师曾、红线女通过拱北海关顺利抵达广州。当晚，陶铸、林李明、朱光等省市领导人在广东迎宾馆宴请她，正式邀请她

回大陆工作。

9 月 25 日下午 1:30，红线女乘粤汉铁路火车离穗赴京。一路走来，红线女看到国家的变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参观的点点滴滴。

到京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观礼代表，红线女第一次见到总理，感觉非常亲切。

红线女 10 月 1 日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她看见了毛泽东及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那壮观的场面是红线女在电影里都不曾见过的。威武庄严的受阅部队，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使红线女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观礼活动中，她认识了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和茅盾、夏衍、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文学家、艺术家，还与越剧演员袁雪芬，舞蹈家戴爱莲等交谈艺术问题。红线女到何香凝家中作客，会见了许多文艺界的前辈，他们都热情而又诚恳地希望红线女能够回到新中国来工作，红线女激动得第一句话就说：“我回来晚了……”

周恩来建议红线女到各地去看看。她先在北京当地参观，认识了小白玉霜、关肃霜、袁雪芬、李世济、赵丹等人。感觉到像小白玉霜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人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又去了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等地。

在上海，她想起 14 年前第一次随靚少凤来此演出，被地痞流氓逼得连夜逃命的事，不胜感慨，觉得新、旧中国对比，真是换了人间。在北京和广州，她先后看了北京评剧团的《秦香莲》和其他剧团的戏，



红线女与马师曾

了解到这些国营剧团有一套完整的行政、艺术机构，红线女觉得回来工作，可以摆脱一切繁琐的事务和种种干扰，可以集中精力进行艺术创作，工作条件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待红线女北京观礼后返港途经广州时，陶铸在从化温泉再次设宴款待，席间重提回归事，陶铸对红线女许诺说：“你回来后，生活待遇不变，政治待遇不低于薛觉先（政协委员）。”陶铸的热情、亲切和诚意，令红线女大为感动，也促成了她回归的决心：“陶省长这样照顾，不回来不行了。”但希望能侧重在电影方面多一些。陶铸说：“粤剧需要你，你还是要干粤剧。至于电影工作，让你每年拍一部片是可以的。”

由于有些签了合约的电影还未拍完，红线女必须把这些工作完成才能回来工作，于是她又回到香港。这时，香港媒体已经沸沸扬扬，说马师曾病倒北京，红线女回港无期。

其实在 10 月 17 日，马师曾、红线女返抵澳门后回到香港。

五、回到广州

大陆之行，加快了红线女返回内地的步伐，除了赶快履行已经签过的拍片合约，再就是做回大陆的准备。就连香港社会也有觉察，传言红线女将回大陆。有媒体

报道：“红线女出现市面，大购冬服，传将再赴大陆。”用当时媒体报道讲，就是“回国观光之后获得信心和鼓励，亲身体会祖国伟大，决将艺术献给人民”。

1955 年 12 月 14 日，传言终成现实，红线女在九龙站乘上午 9:05 火车离开香港，携儿鼎盛和爱女明明回到广州。其戏箱等装上早 7 时火车运往深圳罗湖。红线女回穗，要把整个家从香港搬回广州。作为大明星，年轻爱美，家具衣物生活用品特别多，搬家是特别大的阵仗，包括新订制的衣服 70 多套，新旧鞋 70 多双，西德制的钢琴等等，装满了一货舱。按照当时海关规定，其中有些物品不能进口或需征高税率（按低税率也得交 3000 元）。经奔走交涉，最后陶铸发话：“不要勉强她转太大的生活弯子。”有陶铸省长的特批，黄埔海关予以放行。

12 月 19 日，广东省、广州市文艺界 150 余人集会欢迎马师曾、红线女回广州参加广东粤剧团工作。广州市文化局长丁波、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杨康华先后讲话表示欢迎。红线女在广州又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和前辈，如 1950 年一起筹划编演《珠江泪》的华南文联主席欧阳山；红线女初进电影之门时，曾对她循循善诱的导演苏怡；和红线女演完《清宫恨史》后于 1954 年先回广州参加了广州粤剧工作团工作的薛觉先；红线女幼年就看过他们的戏或学过他们的曲，但一直还没有

机会合作的老前辈白驹荣、曾三多、李翠芳等；还有携带自己学艺的舅父靚少佳，十多年前曾同台演出，现在是自己舅母的郎筠玉，1942年把繁漪、关丽珍角色让给自己的小飞红；以及在舞台演出或拍电影中合作过的罗品超、文觉非、吕玉郎、王中王、谭玉真等。

马师曾激动得热泪盈眶，红线女表示要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来报答大家的盛意。先期回来的薛觉先和德高望重的白驹荣先后发言，表示对马红回到广州工作的欢迎与敬意。

红线女回归后，各方面都得到陶铸的关怀和照顾。不仅政治待遇高于薛觉先，而且生活待遇优厚，工资每月1200元。当时国内普通工人的工资约30—40元，红线女的工资水平甚至超过了国家领导人，但却低于国内顶级名伶的水平，例如当时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马连良1700元，张君秋1450元，裘盛戎1400元，荀慧生1800元。1959年，红线女自动减薪至每月800元，后来又减至360元，相当于一级教授的工资。

红线女把子女的生活稍加安顿后，就一头扎进广东粤剧团的练功场。当时在剧团负责培训工作的有粤剧、京剧和昆剧老师，红线女和青年演员、学员一起，再度从基本功练起。为了方便练功和排戏，有一段时间索性住在剧团的集体宿舍里。

从此，红线女的艺术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作者简介：

毛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亚、东南亚艺术专家。编著有《东南亚戏剧概观》《胡连翠导演艺术》《中国戏曲脸谱艺术》《中国近代戏曲史》《红线女年谱》等。专著有《虚幻与现实之间：元杂剧“神佛道化”戏论稿》《印度雕塑》《印度壁画》《印度艺术》。论文集《前海剧说》《东张西望》。摄影作品有《印度建筑艺术》《中国人眼中的印度》。译著有《商代文明》《空军战士》等（以上为英译汉）；《漫画汉英语言精华·唐宋诗》《漫画汉英语言精华·唐宋词》《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一代宗师梅兰芳》等（以上为汉译英）。曾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论文奖、田汉戏剧奖、梅兰芳诞辰100周年征文奖、印度视觉媒体协会2005年度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中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

创作的粤剧《瓔珞传》获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邕剧《玄奘西行》获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并在越南河内进行演出，晋剧《关公》获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2018年参与创作的大型壮歌剧《天梦》作为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的开幕大戏演出。从2013年起策划主持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至2018年已举办6届。多次出访东盟各国，与东盟的高等院校、艺术机构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